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 居延漢簡整理文件調查記



運往瑞典採集品清單上的簽名（張慕貞提供）

邢義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20 期 2009.12

二〇〇七年十月左右，史語所考古庫房的同事丁瑞茂先生告知，他在網路上發現香港大學藏有居延漢簡相關檔案資料。聞訊大喜，上網果然見到港大圖書館通訊 *Focus* 二〇〇六年六月號刊載張慕貞小姐所寫對居延漢簡整理文件的介紹性報導。略讀報導，即知這批檔案正是史語所所藏居延漢簡的一部分「身份」文件。因此徵得史語所同意，與港大圖書館特藏部主任陳桂英女士及香港大學檔案中心助理張慕貞小姐聯絡後，於十一月廿五至廿九日到香港作了一次短期調查。以下根據調查、張小姐的報導以及訪談張小姐的結果，將這批檔案的主要內容和價值向關心簡帛學的朋友作一次介紹。

壹、「居延漢簡整理文件」檔的來歷與現況

所謂「居延漢簡整理文件」是港大馮平山圖書館為這批檔案所訂的名稱。館藏索書號為：特 796.7 10。據張小姐報導，這批資料在未進藏港大馮平山圖書館之前，原藏於大學主樓（Main Building）中的大波樓，也就是漢口圖書館特藏室，當時稱為 Room H。一九四〇年八月居延漢簡由香港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這批資料沒有同去而留在港大，既無人注意，也沒整理。一九五〇年三月廿七日曾有圖書館員發現這批資料，簽報館長知悉，到一九七三年九月才進行初步編目。

張慕貞小姐原在馮平山圖書館任參考組主任，曾於九〇年代在中文善本書室見到經編目後的檔案。它們當時散在若干紙盒之內。她有感於檔案重要，特別設計紙盒，重新排放，將所有文件集中在一個大盒中，並為文件編了一份較詳細的清點簡目（參附錄二），以便日後查找。她曾有意將這批資料公諸於世，也曾要求編目部同事重新修訂。後因館方決定將馮平山圖書館納入港大圖書館總館系統，馮平山圖書館的隸屬和人事都發生變動。二〇〇六年張小姐調往檔案中心工作，事遂未果。後來她決定將這項重要的館藏先報導出來，因而寫成二〇〇六年在圖書館通訊上的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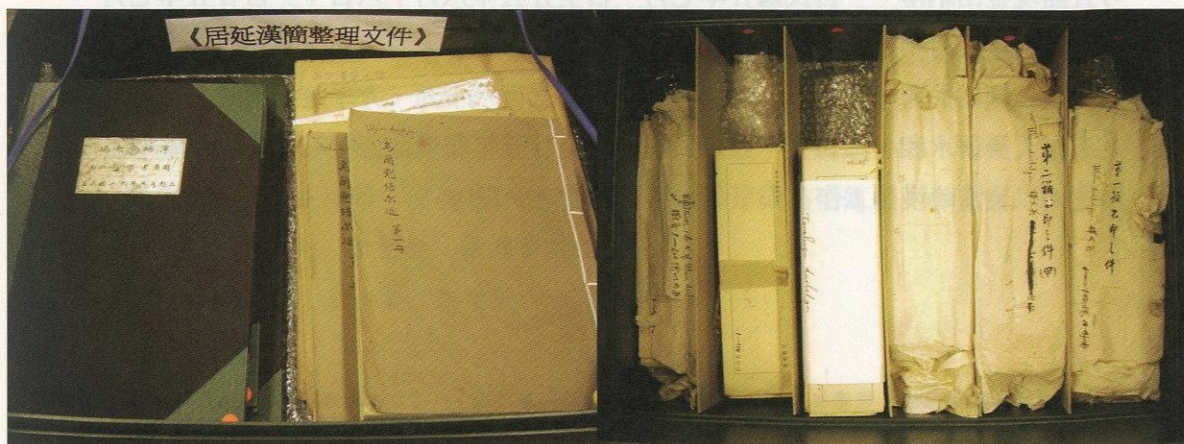
目前這一大盒以「居延漢簡整理文件」為名的檔案存放在馮平山圖書館的善本書室，由港大圖書館特藏部負責管理，可自由借閱，唯不得照像或影印（圖一、二）。文件有些仍保存著原來所用的包裝紙，紙上仍有原來的毛筆注記；少數原包裝草繩折斷，在整理時加上新的白紙包捲，紙外有館員添寫上的品名。文件保存情況基本良好。唯有一部分文件和釋文簽已遭蟲蛀，甚至有少數釋文簽已因蛀而斷裂，但還不到不堪閱讀的程度。如何確保這批檔案不會繼續遭到蟲蛀是一個問題。

貳、檔案內容分類

圖書館整理這批檔案，是將檔案大致分為：一、現金出納簿；二、點校紀錄簿；三、公文黃紙袋；四、漢簡釋文紙簽四大類。我閱讀以後，覺得如果依內容，或可稍作調整，分為以下三大類：

- 一、西北科學考察團本身的行政記錄：包括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間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現金出納簿原件、考察團理事會以及漢簡整理委員會會議記錄（原件及油印件）、西北科學考察團同意送往瑞典研究的採集品清單（原件）；
- 二、居延漢簡整理初期的工作記錄：包括賀昌群、余遜、勞榘和向達四人自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五年七月，每月每日調閱漢簡和釋文進度記錄、原題為「賀先生看過亦行校過之木簡第一次及第二次看」的木簡目錄以及原題為「勞余馬向賀諸先生所看各地採集品件數草目」、送往上海印影木簡細目等；
- 三、釋文簿和釋文簽原稿：這部分包括馬衡、向達、余遜、勞榘四人先後所作以毛筆書寫在毛邊稿紙，裝訂成冊的釋文稿冊以及卡片式的釋文簽。

以下即依上述分類，分別介紹內容，尤其注重和漢簡直接相關的部分。為省篇幅，凡屬一般行政或與漢簡無關的都略去。



圖一：考察團現金出納簿及釋文簿（張慕貞提供）

圖二：居延漢簡釋文簽及包裝（張慕貞提供）

參、內容簡介

一、西北科學考察團行政記錄

這一批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行政記錄會運到香港，和搶救木簡到香港的徐鴻寶與沈仲章先生關係最大。據沈仲章自己的回憶，他當時是北大研究所的語言和音律實驗室的助教，兼任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的幹事，作秘書和譯述的工作。民國廿六年日軍進入北平，他將原存放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木櫃裡的木簡偷偷運到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理事徐鴻寶先生住處。據他回憶：

此外還有考察團的重要物件也偷運出來了，如居延筆的模型（複製品），貝格滿在居延海發掘木簡的地形坑位草圖，西北科學考察團木刻彩色套版和印有壁畫佛像的信箋、郵票，還有我國郵局特為西北科學考察團發行的紀念郵票一大包（一千多套），還有許多原始記錄、帳目等等……^①

依據這段回憶，港大所藏這些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記錄和帳目來歷就很清楚了。回憶中所說的居延筆模型，不見於港大檔案。史語所所藏為原件，不是模型。紀念信箋和郵票下落不明，貝格滿（曼）所繪地形坑位草圖則似在賀昌群之手。^②

（一）西北科學考查團現金出納簿共三冊

一冊為理事會現金出納簿自民國十六年七月至廿六年二月一日。兩冊為西北科學考查團現金出納簿，一自民國廿年七月一日至廿五年六月十六日；一自廿五年七月一日至廿六年三月一日。這些簿冊登記每月收支情形。收入主要是赫定和北京大學所給的款項。例如民國十六年下半年，收赫定二千三百八十元，大學院五千元。支出主要是工作人員薪水和各種雜支。茲以民國廿年至廿五年和漢簡直接有關的支出略舉若干為例，以見當時漢簡工作在人事和材料上花費之一斑：

① 沈仲章口述，霍偉記錄，胡繡楓整理，〈搶救“居延漢簡”歷險記〉，《文物天地》4（1986）：34。

② 在北京圖書館出版的賀昌群《漢簡釋文初稿》（2005）中附有一張額濟納河流域遺址曬藍草圖，其上有遺址名而無坑位標示。不知是沈仲章回憶或用詞有出入，或另外有坑位圖。頗疑這張曬藍地圖就是貝格曼地圖，其上實無坑位。因為在一封向達致傅斯年，年份不明九月廿四日的信中提到：「三月間在渝曾假賀昌群先生私人所有貝格曼繪額濟納河一帶烽燧圖，當倩中大地理系為摹一份，攜之行篋。不知如何，為勞貞一所知，函昌群先生勒索原圖，語多威脅。昌群先生最近函告，極為憤慨」云云（傅斯年圖書館藏《傅斯年檔案》李 38-2-18）。由此可知賀昌群手上確實有貝格曼所繪額濟納河一帶烽燧地圖。

年	月	日	支 出 名 目	錢數 (元)	備 註
20	8	10	漢簡登記冊	55	
20	9	8	傅明德八月薪	20	
21	1	31	流沙墜簡一部	60	
22	1	24	傅明德一月薪	24	
22	3	21	漢簡釋文登記單	13	疑釋文登記單即指釋文簽
22	4	28	記漢居延筆印費	30.6	
22	4	29	記漢居延字卷一百張	35	
22	10	11	購曬藍圖紙一捲	7	
23	2	21	購西陲漢晉木簡兩部	23.04	
23	3	31	傅明德三月薪水	28	
23	8	31	沈仲章八月份薪	30	
24	10	25	助理沈仲章本月薪	30	
25	2	25	印木簡照片二張膠角二包	0.8	馬衡等作木簡釋文一開始即以照片為據，詳後文。
25	7	25	傅明德本月薪水	40	
25	7	25	沈仲章本月薪水	30	
25	9	12	木簡書一頁製珂羅版費	9	

(二) 理事會及木簡整理委員會會議記錄

這些會議記錄包括西北科學考查團第二至第六次會議記錄油印本和第一至第四次整理木簡會議記錄。現在將各次會議和居延漢簡相關的部分摘錄如下：

1. 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會議錄第二次全體理事大會

日期：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地址：沙灘二十一號

出席理事：周肇祥^③ 袁復禮 常福元^④ 徐協貞^⑤ 任鴻雋 翁文灝 傅斯年
馬衡 徐炳昶 徐鴻寶 沈兼士

列席：劉衍淮 沈仲章 朱組康

主席：周肇祥

③ 周肇祥 (1880-1954)，浙江紹興人，清末舉人，京師大學堂、法政學校畢業。工詩文書畫，歷任湖南省長、臨時參政會參政、清史館提調、中國畫研究會會長和北京古物陳列所所長。在所長任內，和劉復代表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和斯文。赫定簽約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

④ 常福元 (1874-1939)，畢業於天津水師學堂，精數學曆算，為中國天文學會評議員，中央觀象臺臺長。

⑤ 徐協貞，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著《殷契通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編，《甲骨文獻集成》[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記錄：沈仲章

馬先生報告整理木簡情形並提議擬添請北平圖書館之向達、賀昌群二君協同原有之傅振倫君繼續幫忙整理。

傅孟真先生提議：中央研究院之勞幹君亦可請其加入幫忙。

議決：初步考釋工作由馬叔平、徐森玉、沈兼士三先生約同向、賀、勞、傅四位規定時間負責進行。

各理事臨時提議：

傅先生提議：關於印刷本團以後出版物事宜，可仿中央研究院辦法，與商務印書館或別家訂立合同，承印……

決議：即請傅斯年先生負責向商務接洽。

2. 第三次全體理事大會

日期：二十三年十二月二日

地址：沙灘二十一號

出席理事：周肇祥 袁復禮（袁同禮代表） 胡適 任鴻隽（胡代） 翁文灝
常福元 陳受頤 徐鴻寶 馬衡（徐代） 沈兼士

主席：周肇祥

記錄：沈仲章

胡適之先生提議：本團所藏木簡，可否仍在北大原處整理，並添請下列人選積極工作：陳受頤 蒙文通 孟森 余遜 姚士鰲〔按：即姚從吾〕 傅斯年

議決：俟馬叔平先生回平後召集以上幾位及上次已推定之向達、賀昌群等詳細計議工作辦法。

3. 第四次全體理事大會議事錄

時間：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地點：沙灘二十一號

出席：梅貽琦 陳受頤 袁同禮 沈兼士 馬衡 徐炳昶 袁復禮

臨時主席：袁復禮

記錄：沈仲章

袁希淵〔按：即袁復禮〕先生報告本團一年來各組工作情形：

（甲組）漢簡及同地發現之古物：

（一）白音托賴及塔拉林金都魯班井兩地（參附錄一：中英蒙文地名對照表）之木簡已經馬叔平先生整理考釋

（二）最近賀昌群君正著手整理木多都魯班井之一部份，勞幹君著手整理馬蘭都魯班井之一部份。

(乙組) 歷史考古及氣象…… (略)

(丙組) 地質及史前考古…… (略)

4. 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第五次常務理事會議事錄

日期：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時間：下午六時

地點：沙灘二十一號

出席：陳受頤（胡適代） 胡適 袁希淵 徐鴻寶

列席：古物保管委員會代表 傅斯年 董作賓

主席：袁復禮

記錄：沈仲章

討論事件

瑞典團員採集品放行案

傅孟真、胡適之兩先生提議並起草關於赫定正式向本會請求放行該項採集品之公函內容要點：

- (a) 聲明在不違背中國政府關於古物出境條例之下，並根據先前理事會方面之成約，作為借出研究性質。
- (b) 負責應許於一定年期內送回中國保存。
- (c) 該函須由赫定及那林聯名簽字。

5. 第六次常務理事會議事錄

日期：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時間：下午五時

地點：團城

出席：胡適（陳受頤代） 陳受頤 袁希淵 徐鴻寶

列席：傅斯年 董作賓 沈仲章 赫定 那林

主席：袁復禮

記錄：沈仲章

主席報告

赫定、那林正式擔保於一定年限內歸回古生物及攷古採集品公函內容（由主席宣讀）

徐森玉〔按：即徐鴻寶〕、陳受頤兩理事提請本會正式通過赫定、那林擔保函，無異議通過。並議決：該函所附詳單俟檢驗完畢後，由本團在平全體常務理事及本案關係方面代表負責簽名。

6. 出土品運往瑞典清單

這份清單原件已由圖書館另外保存，未能得見。這次我所看見的是原樣影印本。清單完全以英文打字，名為 Collection of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to be taken to Sweden for Study，首先列出瑞典團員採集品待運之箱數：

- | | |
|--|------|
| (1). Collection made by Mr. Boekenkamp | 6 箱 |
| (2). Collection made by Dr. G. Bexell | 6 箱 |
| (3). Collection made by Dr. B. Bohlin | 17 箱 |
| (4). Miscellaneous Material | 2 箱 |

接著為各箱內容清單。清單包括各件出土編號、品名、出土地點名稱及包裝情形。由於內容太多，不及悉數抄錄。以出土地點而言，略舉以下為例：

Dsün Kurän, Camp F30, Attone Kuran, Kara Khoto, Vajin torej, Oboengol, Camp 33, Camp F35, Camp F36, Saer tsonchi, Ulan durbeljin, Ergo Kharaling, Camp E29, E16, E39, E33, E4, Etsingol, Att tsench, Ikke durbeljin, Boro tsonch, Mu durbeljin, San-he-lai-pu-tze, Tsondol, Miram, Eregekhan buran, 733, 735, 736, Kuram chance

清單最後有一九三五年三月廿七日陳受頤、胡適、董作賓、徐鴻寶、王作賓的中文簽名及用印。另有赫定（Sven Hedin）、那林（Erik Norin）、袁同禮（T. L. Yuan）和傅斯年（Fu Ssu-nien）的西文簽名（圖三）。

7. 整理木簡會議四次會議之「會議錄」一冊

第一次

時間：廿四年一月十六日下午二時半

地點：北大文科研究所

到會者為下列諸先生：傅振倫 向達 賀昌群 勞幹 傅孟真 陳受頤

孟心史〔按：即孟森〕 姚士鰲 蒙文通 余遜

記錄：傅振倫

首由馬叔平〔按：即馬衡〕先生報告已往整理木簡經過情形，次述從前整理木簡手續。

議決：

- 一、整理木簡暫在文科研究所西屋整理之
- 二、開箱及封鎖事務仍由考查團傅明德任之
- 三、擔任研究諸先生自行規定每週到所整理時間（另表）



圖三：運往瑞典採集品清單上的簽名（張慕貞提供）

四、馬叔平先生擔任覆校工作

五、定一月廿一日下午二時開始開箱

六、由余讓之〔按：即余遜〕先生料理整理木簡事宜

附錄：

一、從前整理木簡之手續：

- (一) 各坑之簡不使羶亂，則斷者復續，同編者分而復合，其機會較多。
- (二) 先寫釋文，後加考證，有不可識者，依樣寫之，不可辨者，以方圍代之，字數不可辨者，則注「上闕」、「中闕」、「下闕」等字樣。其依樣所寫之字或方圍之字，事後釋出者，注於其旁，釋出之字而不敢自信者，則著一問號於旁而以括弧括之。
- (三) 釋文寫定之後，就其所紀事實分為各類，以備分類考證。
- (四) 釋文亦以坑為主。釋畢一坑，再及其他。每簡先寫號碼，再寫釋文，其有斷而復續者，將每一斷簡之號碼依次寫之。釋文先寫簡面，後寫簡背。
- (五) 木簡中亦有觚、楬等，就其可知者，分別注明於釋文之前。

二、參加整理人員到所研究時間表：

傅振倫

向達

三個下午

賀昌群

星期二、三、四下午

勞幹

三個下午

古今論衡

傅孟真	星期中兩個半天
陳受頤	星期五下午
孟心史	星期五 三一五〔按：指三點到五點〕
姚士鰲	星期五 三一五
蒙文通	
余遜	星期一上午 二、四下午

8. 第二次〔原件，從筆跡看，作記錄者爲余遜〕

時間：廿五年一月廿一日下午二時

到會者：馬叔平 傅振倫 孟心史 賀昌群 徐森玉 勞貞一〔按：即勞榦〕
陳受頤 盧逮增 蒙文通 余讓之 向覺明〔按：即向達〕

由傅振倫先生與攷查團傅明德先生啓箱將木簡裝置櫃內，約需一星期始能竣事，下星期始能開始整理。

9. 第三次

時間：廿五年二月六日

到會者簽名：陳受頤 胡適 徐炳昶 傅斯年 徐鴻寶 余遜 賀昌群 盧逮增
沈仲章

一、整理木簡釋文於二個月內完成，照像從緩。

二、照發掘地理上之順序，編排照片與釋文。

三、每一地照像、釋文用一貫的系統編號

每號分三位

I. 地點 用 ABCD..... + d.B..... (略)

II. 物類 用 abcd..... (略)

III. 本件 用亞拉伯數字

例如 Khara Khoto 出石類第五件

四、在釋文完成後再召集會議，決定報告內應收入之材料

10. 第四次

時間：廿五年廿七日下午

到會者：胡適 徐鴻寶 陳受頤 余遜 傅斯年 袁復禮 賀昌群 馬衡

議定木簡出版步驟：

(一) 估定印價並決定照相辦法

(二) 補鈔卡片

以上請徐森玉先生接洽

(三) 補完照片

請沈仲章先生辦理

(四) 編定釋文

請馬叔平先生、賀昌群先生、余遜擔任

(五) 校寫釋文

(六) 全書付印

二、居延漢簡整理初期工作記錄

馮平山圖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中，有一空白無款牛皮紙袋左上角由圖書館員注明「校閱漢簡記錄」，內裝多種在初期整理過程中產生的調閱原簡和記錄各人閱釋木簡的記錄。分別簡介如下：

(一) 賀昌群、勞幹、向達和余遜民國廿四、廿五年調閱木簡進度記錄一冊

這本記錄簿冊是以毛筆抄寫，簿口上欄印有「萬興」二字，簿上有朱色上下兩欄框格，應是當時一般用來記帳用的帳簿。根據這份記錄，可以清楚知道這四位工作的日期和時間。勞、向、余三位每次都工作半天，賀則有時上下午連續工作。他們都非每日工作，常隔天，隔數日才工作一次。四人閱看起迄時期如下：

賀昌群	自 24 年 2 月 12 日下午至 25 年 4 月 24 日
勞 幹	自 24 年 2 月 16 日下午至 25 年 2 月 24 日下午
向 達	自 24 年 2 月 26 日下午至 24 年 7 月 13 日下午
余 遜	自 24 年 3 月 7 日下午至 25 年 3 月 5 日下午

他們一次約調閱十至九十件，一般約二十餘至四、五十件，也有少數一次看達百件者。四人閱看有所分工，大致依出土地點之出土品「包」號為序。例如賀昌群廿四年二月十二日下午「研究照過像 Mu durbeljin 第一至第四包」。^⑥一包包的木簡和其

⑥ 如果對照賀昌群《漢簡釋文初稿》（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前四冊是以第一版至一〇五版（版號有些不連續，實共八十六版）為序，第五冊至第十二冊又是以第某版為序。我懷疑第某版的版是指照片之版。因港大圖書館藏「勞余馬向賀諸先生所看各地採集品件數草目」清楚記載照相者稱為版，而在登記賀先生的部分說他「先看照過相者有字簡八四五簡」，「此地點已照過相者八七版共九五九件。」可見賀昌群曾據照片作過釋文，後來又據原簡覆校。在他的釋文初稿各冊清楚記錄覆校時間自廿五年四月四日至廿五年四月廿八日。

它出土品顯然是存放在有多格抽屜的木櫃中。因此記錄有時也記載某人某日看「一至四屨」或「某屨」。在已出版的賀昌群《漢簡釋文初稿》十二冊裡即清楚記錄，前四冊他是以「第某版」，四冊以後是以「第某屨」為序。某版是指照片，某屨是指存放在某屨的原物。傅振倫曾回憶道：「登記之後，即運至松公府北大研究院考古學會存放。松公府藏文物之處在大院的最後面，前進為一個四合院……我和傅明德在南間整理木簡。將登記的木簡納入卡片長方座櫃中，按照號次做成囊匣分裝其中。」^⑦因此在上述調閱記錄中也有提到某某包在某某匣的情形。

目前所能看見的調閱記錄都是勞、余、賀、向四人一九三五年參加整理工作以後的記錄。在這之前，馬衡和劉復等人已進行整理。木簡十二箱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底運到北平，藏於北平圖書館。據傅振倫回憶，他當時是北大研究院文史部助教，自一九三一年七月起，受命和考查團理事會助理員傅明德合作，進行最早開箱除塵、按原編包數排放和為各簡編號、登記的工作。登記完，由馬、劉驗看。^⑧又據沈仲章回憶，剛開始時是由高本漢、伯希和、馬衡和劉復共四人負責整理研究，「先進行拍照，印出四份來，各人有一份，大家根據照片考釋文字，各自研究。如有疑難處，則用通信互相請教，定期交換研究結果和論文。」^⑨高本漢和伯希和實際沒有參加工作。據傅振倫回憶，劉復博學多能，外號「包袱」，意即無所不知，能包攬一切，兼職多達十四項，無暇顧及漢簡之事。一九三四年他到蒙綏地區考察後，突然去世。實際上「每天上午到北大研究院文史部作釋文及研究者只馬衡教授一人。」（圖四）「馬先生考釋了破城子、大灣、瓦因托萊及地灣、察克和爾特等五個地區の木簡文字。每條釋文抄了一套卡片。」^⑩我在港大圖書館有幸看見了這些卡片（或稱釋文簽），後文再細說。



圖四：馬衡像（徐悲鴻畫）

⑦ 傅振倫，〈第一批居延漢簡的采集與整理始末記〉，《文物天地》1（1987）：28。

⑧ 傅振倫，〈第一批居延漢簡的采集與整理始末記〉，頁27。

⑨ 沈仲章口述，霍偉記錄，胡繡楓整理，〈搶救“居延漢簡”歷險記〉，頁34。

⑩ 傅振倫，〈第一批居延漢簡的采集與整理始末記〉，頁28。

沈仲章回憶說當時木簡留在中國，「既不研究，也不讓別人細看。」^⑪這應該是因為馬衡等人據照片作釋文，木簡一直鎖在櫃中。直到一九三五年二月余、勞、向、賀先後參加工作，才開鎖啓櫃，直接據木簡作釋文。從前文提到的整理工作會議記錄可知，後來這四位參加整理和記錄釋文依據的基本原則和進程序，大體都是跟從馬衡的經驗和意見而來。這四位參加工作後，馬衡似乎只擔任覆閱，因此在上述調閱木簡的記錄簿上沒有馬衡調閱原簡的記錄。

(二) 原題「勞余馬向賀諸先生所看各地採集品件數草目」一冊

標題寫在印有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緘的專用牛皮紙封袋的背面。袋中存放以研究院文史部為邊款之十二行毛邊稿紙書寫的草目兩份。一份為底稿，其上有朱筆修改處，一份是據底稿謄清的草目。這個草目列出各人閱和校過的木簡數量。現據謄清草目，逐錄內容如下（件數改用阿拉伯數字，為清眉目，逐錄格式稍有調整）：

烏蘭兜倍爾近	勞先生看 余先生校	實看木簡	有字 1043 件（兩件拏成算兩件） 無字 272 件
	余先生看 勞先生校	木簡	有字 1447 件（兩號拏算兩件） 無字 345 件
		木皮	有字 692 件 無字 291 件
	此地點已照相者四版 54 件（兩號拏算兩件） 已寫成釋文簽 3102 ？件（數號拏成者算一件）		
Bukhan Torej	向先生看 馬、賀先生校	木簡	有字 167 件（兩號拏算一件） 無字 102 件
		木皮	有字 41 件 無字 25 件
	已寫成釋文簽 225 件		
Pei-tun-tze	同上	木簡	有字 3 件（兩號拏算一件） 無字 1 件
		木皮	有字 115 件 無字 24 件
	已寫釋文簽 18 件		

⑪ 沈仲章口述，霍偉記錄，胡繡楓整理，〈搶救“居延漢簡”歷險記〉，頁 34。

Tsagham tsonch	同上	有字簡 5 件 無字簡 29 件 器物 14 件
	已寫簽 6 件	
Moro tsoch	同上	有字簡 7 件 無字簡 11 件 器物 4 件
	已寫簽 6 件	
Pei-ta-ho	同上	有字簡 2 件 無字簡 13 件 器物 4 件
	已寫簽 3 件	
Boro tsonch	同上	有字簡 140 件 無字簡 108 件 有字皮 83 件 無字 47 件 器物 51 件
	已寫簽 223 件	
Tsonchein ama	同上	有字簡 30 件 無字簡 34 件 有字皮 2 件 器物 3 件
	已寫簽 32 件	
Khara Khoto	同上	有字簡 4 件 無字簡 2 件 器物 111 件 有字紙 6 件
	已寫簽 11 件	
Ma durbeljin	賀先生看 先看照過相者	有字簡 845 件（兩號拚成算一件）
	又第一次看 又第二次看	634 件（有無字均算一齊，因釋文簿在賀先生手） 2340 件（有無字均算一齊，因釋文簿在賀先生手） 有字木板 366 件
此地點已照過相者 87 版共 959 件（兩號拚算兩件） ^⑫ 已寫簽者 3425 件		

⑫ 我查現已出版賀昌群《漢簡釋文初稿》十二冊所記版號（1-58, 67-81, 86-90, 96ab-98, 103ab-105 版）共有八十六版，非八十七版。

Taralingin durbeljin	馬先生看	有字簡 933 件（兩號拵算一件） 無字簡 275 件
	已照相者 38 版 697 件（兩號拵算兩件） 已寫成簽者 933 件	
Vajin torej	馬先生看	有字簡 229 件 無字簡 10 件
	已照相者 13 版 177 件 已寫簽者 229 件	

如果核對已刊佈的賀昌群《漢簡釋文初稿》，可以發現此書所收《居延漢簡釋文》三冊，內容正是 Bukhan torej, Pei-tun-tze, Moro tsonch, Pei-ta-ho, Boro tsonch, Tsonchein ama, Khara Khoto 出土的，也正是所謂「向先生看，馬、賀先生校」的部分，釋文作者應是向達，而非賀昌群。賀昌群和馬衡只是校訂者（詳下文）。

（三）校閱漢簡及其它出土品目錄一種

在「校閱漢簡記錄」牛皮紙袋內另有校閱漢簡及其它出土品目錄一種，以毛筆書寫在有「西北科學考查團藁紙」邊款的毛邊紙稿紙上。稿紙上打上細格，每格內僅記錄簡號、各簡有無文字，或為器物，未錄釋文內容。有些記錄有校閱者名字，有些僅記出土地名，記錄格式都相同：

1. 原題「賀先生看過亦行校過之木簡 第一次及第二次看」木簡目錄，共 12 頁
2. 原題「賀先生之木皮」目錄 1 頁，內僅記 2 件（162.11、162.20）
3. 原題「余先生看過 勞先生校過之木皮」目錄 5 頁
4. 原題「勞先生看過 余先生校過之木簡」目錄 4 頁
5. 原題「余先生看過 勞先生校過之木簡」目錄 5 頁
6. 原題「Taralingin durbeljin」目錄 1 頁
7. 原題「Pei-ta-ho」目錄 1 頁
8. 原題「Khara Khoto」目錄 2 頁
9. 原題「Tsagham tsonch」目錄 1 頁
10. 原題「Pei-tun-tze」目錄 1 頁
11. 原題「Tsonchein ama」目錄 1 頁
12. 原題「Bukhen torej」目錄 1 頁
13. 原題「Boro tsonch」目錄 3 頁

(四) 原題「送往上海印影木簡及送往南京美展陳列品細目」簿冊一種

當我看見這個簿冊的封面，因為熟悉勞榘先生筆跡，一眼就看出標題是勞先生所書，唯其下有一行附注：「美展陳列品存滬商務印書館」出自其他人之手，不知是誰。封面裡另有勞先生注記筆跡：「號數前點有\〔按：朱筆點〕者，皆不印者也，注意。」這個簿子所記有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送往上海印影木簡細目，第二部分是展品目錄。第一部分細目所列全是出土自 Ulan durbeljin 的簡。細目所列是以包號為序，包號後列包內件號，並列有件數總計。將包號和件號並列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居延簡號。由於這是一份難得的較原始的居延簡號資料，我費時將所有包號和包內件號抄下。現在列表於下，為今後核對居延簡號提供一個新的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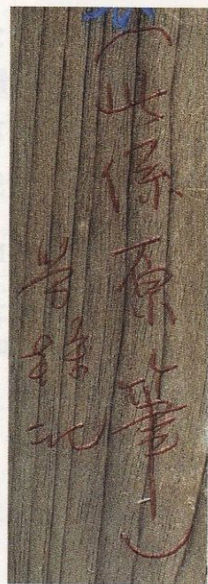
包號	包 內 件 號	件數總計	備 註
5	1 2 3 (附拵 126.12, 13.8, 10.1) 4-8 9 (附拵 306.4) 10-17 18 (附拵 255.22) 19 20	20	從 1 至 20 號碼連續。附拵某號，指某簡與某簡可拵綴，如 5.3 可和 126.12、13.8、10.1 拵綴，下同。4-8 指 4、5、6、7、8 為連續號碼，下同。
7	2-5 6 (附拵 7.28) 7-11 14-27 29 31-34 36-38	32	不連續的號碼，單獨列出，下同。
10	2-40	39	
11	2-10 12-21 22 (附拵 11.23) 26-29 32-33	25	
12	1 2	2	
13	1-7 9-10	9	
14	1-5 6 (附拵 213.21) 7-14 18-28	25	
20	1-12	12	
31	1 4-5 6 (附拵 31.9) 8 11-12 15-19 21 27 29-31	17	
36	1-12 14-17 19-20	18	
41	1 (附拵 41.29) 2 4-6 9-14 16- 20 22-26 27 (附拵 41.32) 28 30-31 33-35	28	
53	1-4 6-12 14-22 25	21	
54	1-3 5 7-10 11 (附拵 54.13) 12 14-15 17-21 23-25	20	
65	1-3 5 7-20	18	
69	1-3	3	
74	1-11 13-23	22	
80	1 (附拵 80.5) 2-3 6 8 9 (附拵 350.17) 10 11 (附拵 131.54) 13 (附拵 350.8) 14-16 18 20-24 26 (附拵 141.8) 27-30	23	

包號	包內件號	件數總計	備註
87	1-4 6 7 (附拵 87.8) 9-20	18	
97	1-9 10 (附拵 213.1) 11-14	14	
100	1-6 9-10 12-40	37	
109	1 3-19	18	
116	1-8 10 14-19 23-30 32-33 34 (附拵 146.96) 36-37 39-41 42 (附拵 268.14) 43-60	50	
117	1-3 6-11 13-24 26-28 30-32 34-38 40-42 43 (附拵 225.25)	36	
118	1-18 20-30	29	
124	1-2 6-8 10-11 12 (附拵 126.4) 13-29	25	
125	2 4 8-9 12-13 19 30-32 34-38	15	
126	1-3 5-8 11 13-23 25-39 40 (附拵 536.4) 41 (附拵 332.10、332.23) 42 44	38	
131	1-2 4 (附拵 336.30) 5 7-9 11-13 16-26 27 (附拵 131.47) 28-37 39 41 42 (附拵 336.36) 43 46 48-49 51-53 55-60 62 64 67-76	60	
134	1	1	
138	1 (附拵 183.2)	1	
141	1-6 7 (附拵 141.16) 9-13	12	
146	1-4 5 (附拵 339.21、341.14、146.95) 7-8 11-12 14-15 17 19 (附拵 146.45) 20 22-25 30-32 34 37 38 (附拵 407.5) 39 42-44 46 48-49 52 54-60 62 64 67-71 73-81 83-85 88-90 92-94 97-99 101	68	
177	1 4-6 8-17 18 (附拵 177.20) 21-22	17	
總計		33 包 773 件	

第二部分為展品目錄，展品僅有三件。第一件就是查科爾帖出土的七十七簡編連在一起的簡冊。目錄中以英文注明出土地：Tsakhortej (Djachir) High watchtower on the E. shore of Etsingol，並清楚寫明包號為 128，包內件號為 1（朱筆注：冊，計簡七十七片編成）、2，計一匣，二件。由此可證著名的永元器物簿冊，在整理之初即已加上編號，並是將七十七簡相連的簡冊編為同一號 128.1，另一件同出簡，單獨編為 128.2。這可以大大澄清目前在原編冊上不見簡號編碼，勞榘先生出版《居延漢簡·考釋之部》時，特別注明此簡冊「未編號」所造成的困擾。

第二部分所列另一件展品是注明出土地為 Mu durbeljin small fortress in the watchtower line w. of Etsingol 的 57.1 簡冊。簡冊注明「計簡三片編成」。

第三件展品是居延筆模型，並注明「附說明壹軸」。但所附說明，並不見於港大保存的檔案。此筆原件現藏史語所，並在文物陳列館中長期展出。據傅振倫回憶，「考查團理事會還把“居延筆”由北平琉璃廠復興齋小器作舖製作樟木筆桿的模型，盛以楠木匣，並由劉復仿唐人寫經體寫成古色古香的黃紙卷子，同時出售。」¹³由此看來，毛筆當時曾複製成模型出售。史語所收藏的一件盛裝在木盒中，木盒上有「漢居延筆 中華民國廿有一年三月 西北科學考查團特製」刻寫的題字。勞先生曾在「特製」二字下方，以紅原子筆細字注記：「（此係原筆）勞幹記」（圖五）。¹⁴可見送往上海展覽的是模型，原筆仍在考查團。原筆後隨居延漢簡由北平、香港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再來到臺灣。



圖五：居延筆、筆盒及勞幹注記

三、釋文簿和釋文簽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所藏這批檔案中，最珍貴的莫過於木簡釋文原稿。據我所知現在可考最早的釋文稿分散在北京、香港和臺灣。一九六〇年代北京社科院考古所在整理出版《居延漢簡甲乙編》時，曾參考過馬衡和賀昌群的釋文稿本。該書編輯說明提到：「在校定釋文的過程中，我們曾參考了賀昌群先生的『釋文稿本』十五冊，馬衡先生的『釋文稿冊』三冊及『釋文簽』四八七七頁。他們的釋文都是根據原簡所錄，很有參考價值。」（頁1）¹⁵脆弱的木簡隨著時間不免斷裂或字跡褪色，起初根

¹³ 傅振倫，〈第一批居延漢簡的采集與整理始末記〉，頁27。

¹⁴ 感謝史語所林玉雲小姐告知木盒上勞幹先生的注記，並感謝楊永寶先生代攝照片。

¹⁵ 據徐蘋芳先生二〇〇八年一月七日來信賜告，賀、馬二人的釋文稿和釋文簽目前應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據原簡作釋文，無疑比後來根據照片作釋文要可靠。二〇〇五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賀昌群的十五冊釋文稿本。¹⁶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則藏有勞榘和余遜釋文稿冊的曬藍本兩冊以及供製最初出版《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的反體照片全份一套。史語所另藏有這批一萬一千餘枚的居延簡原物。反體照片是據原簡在香港所攝製的。這套洗出的照片不知何故，影像相反，因此一直被稱為反體照片（圖六）。勞先生在昆明作釋文，沒有參考他在北平所作的釋文稿，而是據反體照片重作。這是目前僅存最早的居延漢簡照片，其價值不言可喻。所謂曬藍本是據勞榘和余遜釋文原稿曬藍而成，保留了釋文書寫的原始面貌，但畢竟不是原本。原稿何去？一直是謎。



圖六：史語所藏反體照片第二葉

這次到港大調查，終於揭開謎底。不但勞、余釋文的原稿仍好好地存放在港大，其它馬衡和向達的釋文稿冊和釋文簽有一部分也在那兒。港大圖書館在整理這批檔案時，將釋文稿和釋文簽分置於不同的類別下，現在將它們歸於一處，略作介紹。

（一）釋文簿

（1）「烏蘭兜倍爾近」出土木簡釋文稿冊

稿冊分一、二、三、四冊。三、四冊合而裝訂為一冊，實共三冊。港大圖書館將之與其它校閱記錄共七冊歸入「點校紀錄簿七本」之中。這三冊釋文都寫在有「西北科學考查團藥紙」邊款的九行毛邊紙稿紙上。線裝褐色紙封面左上角以毛筆題寫「烏

¹⁶ 據駱宇騫先生報導，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還要續出《漢簡研究四種》，包括北圖藏勞榘《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手稿，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彙編》、陶元甘《居延漢簡箋證》和陳邦福《漢晉木簡義證》，這些對居延漢簡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義。參駱宇騫，〈漢簡研究四種介紹〉，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上網日期 2007.12.21）。

蘭兜倍爾近 第某冊」。¹⁷第一冊共七十七頁，第一頁內頁有朱筆所書「勞榦閱 余遜校」字樣，第二冊共一二六頁，第一頁內頁有「余遜閱 勞榦校」字樣。第一、二冊和史語所藏曬藍本兩冊基本上相同。原稿本以朱筆校改，自然較曬藍本字跡同為一色更為清楚。

其次，稍一閱讀內容，發現釋文底稿雖然完全相同，校改部分卻有不小的差異。其原因十分清楚。曬藍本製作於只校改了若干，尚未完成之前；曬藍後，勞、余在同一稿本上都繼續有新的校改和考證註記。我以前在閱讀曬藍本時即注意到勞先生校改余遜釋文的筆跡只見於稿本一〇一頁以前。當時以為勞先生沒有校完。¹⁸現在終於知道兩人的釋文稿都曾互校到最後一頁。互校的內容除了釋文字句，兼及簡號和考證。港大所藏為校改完整的原本，而史語所曬藍本是據較早尚未校完的本子所製。

以下僅舉一例，說明校改的不同。余閱勞校本第十一頁上，簡 65.7 余釋原作：「始元十年閏月甲辰居延□金關為出入六寸符券□齒百從第一至千□居官右移金關符合以從事 一第八」余釋有許多字僅描摹字形，本文以□代之。史語所曬藍本此條，勞僅在余釋旁改寫「金」、「券」二字。但在港大稿本上，勞先生以朱筆將余釋文完全劃去，另在同頁右側空白處描摹簡形及左側上方刻齒，並書寫新的釋文於其上：「始元十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為出入六寸符券齒百從第一至千左居官右移金關符合以從事 · 第八」。另勞以朱筆注明在「第八」二字下有一穿。同頁天頭空白處，勞又加上對此簡的考證：「此竹使符也。邊郡無竹，權以木為之。其左旁之闕齒位置適與下△△隧第△左旁之闕齒相同。惟此為第八、第十、十八、十九而彼為卅一、卅二、卅三，故大小長短不能相同。然由此可推知漢時符制。虎符向有傳者，竹使符得由此見其之兩側，不得謂非快事也。」這樣的注記為曬藍本所無，可見港大原稿本的價值。

第三、四冊合為一冊，封面書「烏蘭兜倍爾近 第三四冊」。第三冊共廿一頁，第四冊廿六頁。第三冊內頁第一頁有朱書「木皮 余遜閱 勞榦校」字樣。所謂木皮即削衣。由於可考的木簡出土地點資料一直苦於不夠完整，史語所沒有這兩冊，我特別費時將全部包號及簡號抄錄，為今後核對出土地及簡號提供一份較原始的依據。以下依稿本頁碼和包號列出各包簡號。原簡號皆作「XX 之 XX」，少數作「XX XX」，省略「之」字，下表一律依後來的習慣改為「XX.XX」。第三冊以包號為別，第四冊又以「屨」為序，現在仍不敢確定當時是一屨存放一包呢？或有其它情況？但確知包號和出土地有關。

¹⁷ 按：烏蘭兜倍爾近即 Ulan durbeljin. 其餘譯名請參「附錄一：中西蒙文地名對照表」。

¹⁸ 邢義田，〈行役尚未已 日暮居延城——勞榦先生的漢簡因緣〉，《古今論衡》8（2002）：45。

第三冊	簡	號	備	註
第一包				
頁 1 上	324.26 177.6 314.2 109.11 212.47 324.22 177.5 212.37			
頁 1 下	212.24 212.80 109.19 97.5 97.8 109.9 324.30			
頁 2 上	109.16 87.17 109.13 212.38 124.7 324.29 124.13			
第二包				
頁 2 下	306.22 337.12 7.2 97.6 131.68 124.17 7.5			
頁 3 上	212.70 212.66 11.6 554.1 124.6 171.14 62.50 212.60 212.29			
頁 3 下	212.40 212.62 212.61 300.15 288.11 212.57 212.81 212.63			
頁 4 上	212.67 212.83 212.30			
第三包				
頁 4 上	300.16 212.96 212.65 212.76 212.54 212.55			
頁 4 下	131.72 212.82 212.56 (212.87 314.17 212.90 212.75 125.6 125.15 314.21 212.98 212.97 212.95 300.31 212.89 212.88 109.20 無字) 212.26 212.59		凡無字簡或不可釋者，原稿僅連續抄錄簡號。此表以括號表示。「無字」二字或「不可辨」、「不可釋」等俱為原稿用語，下同。	
頁 5 上	212.52 212.94 212.53 212.27 125.9			
第四包				
頁 5 上	300.13 125.4 131.74			
頁 5 下	87.20 300.35 125.2 7.4 300.14 131.69 125.8 300.27			
頁 6 上	(300.18 212.91 125.7 288.14 7.1 300.74 146.66 125.5 皆無字) 131.71 300.34 7.3 124.21 300.17 288.13 300.20			
頁 6 下	131.73 124.16 288.9 300.26			
第五包				
頁 7 上	212.39 212.43 212.79 212.28 212.86 212.69 212.84 212.58			
頁 7 下	212.32 212.85 124.20 212.77 212.42 212.41 212.33 212.49 212.50			
頁 8 上	212.45 212.31 212.48 212.35 212.34 212.72 212.46 (324.28 212.92 無字)			
第六包				
頁 8 上	109.15			
頁 8 下	109.8 339.20 118.2 212.51 124.23 87.18 171.15 300.33 300.21			
頁 9 上	131.76 300.30 300.32 131.70 212.73 212.74 300.19 300.22 131.75			
頁 9 下	(300.23 333.8 300.29 314.20 125.3 300.28 皆無字) 537.20			
第七包				
頁 9 下	237.11 228.3 228.5 237.64 237.21 236.21			

第三冊	簡	號	備註
頁 10 上	236.27 239.2 236.25 237.35 236.8 236.36 237.14 237.2 237.48		
頁 10 下	237.29 236.20 236.29 237.44 237.34 236.22 236.41 236.23 236.30		
頁 11 上	237.46 237.53 236.39 228.2 236.43 236.10 (237.51 236.24 字模糊不可辨) (236.19 228.14 236.38 237.45 228.6 237.50		
頁 11 下	236.31 236.9 228.7 237.36 237.62 236.40 228.35 237.52 237.63 237.61 237.19 228.4 236.6 228.8 237.54 236.18 237.42 236.42 236.28 237.55 或無字或不可辨)		
第八包			
頁 11 下	239.26 239.80 228.18 239.44		
頁 12 上	228.9 239.46 228.29 239.50 239.66 239.16 239.4 239.3 239.6		
頁 12 下	239.12 239.13 239.9 239.10 239.64 239.63 239.62 228.32 239.69		
頁 13 上	239.7 239.37 239.88 239.70 228.23 239.96 239.52 228.24 (239.8 239.5 239.34 259.51 239.54		
頁 13 下	239.48 239.97 239.1 239.23 或不可辨或無字)		
第九包			
頁 13 下	218.50 218.34 218.53 218.29 218.30 218.37		
頁 14 上	218.77 218.47 218.59 218.62 218.43 218.58 218.36 218.48 218.78		
頁 14 下	218.24 218.55 218.54 218.35 (218.73 218.68 218.74 218.71 218.79 218.72 218.76 218.50 218.70 218.69 218.75 無字或不可辨)		
第十包			
頁 14 下	239.25		
頁 15 上	239.107 239.56 239.33 239.83 239.74 239.40 239.75 (239.133 239.111 239.132 239.89 239.131 239.76 239.104 245.16 無字或不可 釋) 239.121		
頁 15 下	239.112 239.77 239.120 239.47 239.81 245.6 239.98 239.29 239.85		
頁 16 上	239.32 239.123 239.122 239.125 239.105 239.73 245.20 (239.68 239.113 239.95 239.114 245.13 245.14 無字或不可釋) 245.9		
第十一包			
頁 16 下	243.23 242.15 243.30 243.41 242.22 242.39 242.35 243.26 243.20		
頁 17 上	243.29 243.2 243.24 243.37 243.21 242.13 243.43 243.34 243.28		
頁 17 下	(242.26 243.36 243.33 243.27 243.39 243.10 243.15 242.37 243.45 243.12 242.33 243.19 243.40 或無字或不可釋) 243.22 242.29 243.42 243.44 243.25 243.35		
頁 18 上	242.31 243.38 243.31		
第十二包			
頁 18 上	558.3 248.30		
頁 18 下	248.28 248.26 248.23 559.11 248.3 249.26 248.29 248.31		
頁 19 上	248.25 248.27 248.24 248.20 248.22 559.10 559.7 558.4		
頁 19 下	558.6 (559.12 559.14 559.20 559.33 559.153 249.29 249.12 248.21 無字) 558.5 559.9		

第三冊	簡	號	備 註
第十三包			
頁 19 下	242.20 242.18 242.34 242.2		
頁 20 上	242.25 245.12 245.11 242.11 243.3 242.12 242.6 242.23 242.36		
頁 20 下	242.38 242.19 242.27 242.32 243.8 242.16 242.28 241.44 242.30		
頁 21 上	241.45 241.42 241.40 (241.9 243.7 241.41 242.8 242.14 243.17 243.4 242.10 242.7 243.16 242.9 245.7 241.43 無字) 242.9 242.14		
第四冊	簡	號	備 註
第一屨			
頁 1 上	246.34 246.40 246.9 246.72 246.27 246.15 246.14 246.31 246.64		
頁 1 下	246.25 246.39 246.65 246.37 246.53 246.17 246.24 246.62 246.16		
頁 2 上	246.69 246.22 246.54 246.52 246.18 246.61 246.13 246.60 246.7		
頁 2 下	246.66 246.11 246.67 246.68 246.70 (246.5 246.8 246.29 248.5 246.6 248.4 246.10 246.2 246.32 245.8 246.71 246.4 246.36 246.1 246.3 皆無字 246.26 殘闕已甚不可辨) 246.12		
頁 3 上	245.10		
第二屨			
頁 3 上	248.8 248.15 249.2 249.6 249.3 241.1 241.14		
頁 3 下	242.21 249.1 249.14 249.8 249.7 249.9 249.5 248.9 249.10		
頁 4 上	249.15 249.17 249.13 241.22 241.27 248.17 248.13 248.7 241.24		
頁 4 下	249.19 249.20 249.16 249.24 249.11 248.18 248.1 248.2		
頁 5 上	(248.10 249.28 241.39 249.21 248.6 249.25 241.17 248.14 249.4 248.11 248.12 無字 249.22 241.28 242.17 241.16 249.18 249.23 以上皆不可辨)		
第三屨			
頁 5 下	241.31 242.4 241.12 241.4 241.13 241.10 241.6 241.2 241.15		
頁 6 上	241.18 243.6 242.5 243.13 243.14 242.3 241.8 243.11 241.5		
頁 6 下	243.5 241.25 241.21 241.3 241.19 (241.33 241.29 241.26 241.37 243.18 241.30 241.35 241.38 241.36 以上無字 241.34 241.32 241.7 241.20 以上不可辨)		
頁 7 上	241.11		本頁天頭勞榘朱批：以上均簡，以下木皮。
第四屨			
頁 7 上	239.78 239.102 239.94 239.118 239.67		
頁 7 下	239.115 239.45 239.90 239.15 239.18 239.110 239.20 245.21 245.17		

第四冊	簡	號	備註
頁 8 上	239.117 239.116 239.82 245.19 239.60 239.119 239.21 239.86 239.129		
頁 8 下	239.126 239.124 239.103 239.108 239.79 245.15 (245.18 239.28 239.27 239.38 不可辨 239.55 239.130 245.22 239.24 239.87 239.91 239.99 無字)		
第五冊			
頁 9 上	171.13 212.68 65.1 97.9 109.7 299.6 314.16 314.1 433.21		
頁 9 下	97.7 109.14 109.18 109.6 212.25 69.2 109.12 109.17		
頁 10 上	323.2 324.25 334.23 (212.64 22.11 140.13 324.23 125.17 314.19 125.16 314.18 125.10 212.93 無字)		
第六冊			
頁 10 上	239.36 239.57 239.93		
頁 10 下	239.22 218.6 239.65 239.100 239.128 239.59 239.61 239.72 239.41		
頁 11 上	239.53 239.31 226.16 239.17 239.30 239.92 239.101 239.11 239.127		
頁 11 下	239.58 239.35 239.14 239.39 239.106 239.71 239.19 239.43		
頁 12 上	(239.42 239.109 239.84 不可辨)		
第七冊			
頁 12 上	218.3 218.19 228.13 218.52 218.38 218.32 228.33		
頁 12 下	228.26 228.17 218.13 218.10 218.2 228.10 228.19		
頁 13 上	218.11 228.30 228.21 228.22 218.9 218.12 218.33 218.18		
頁 13 下	218.25 228.15 228.20 218.39 (218.8 228.12 無字)		
第八冊			
頁 13 下	218.5 218.22 218.1		
頁 14 上	218.20 218.21 218.31 218.27 218.15 228.11 218.16 218.4 218.42		
頁 14 下	218.40 218.61 218.45 218.49 218.51 218.60 218.56 218.26 218.23		
頁 15 上	218.41 218.57 (218.82 218.46 218.28 218.17 218.77 無字) 218.7 218.81		
第九冊			
頁 15 上	299.3 212.71 323.10		
頁 15 下	341.4 124.19 323.1 124.24 245.23 124.18 288.34 200.1 212.101		
頁 16 上	263.7 323.11 300.12 341.7 323.14 323.12 341.1 341.5 249.1		
頁 16 下	245.1 299.5 215.34 124.27 263.9 (323.9 299.2 215.35 341.26 無 字)		
第十冊			
頁 16 下	212.104 323.15		

第四冊	簡	號	備註
頁 17 上	323.13 215.38 212.105 215.105 215.39 215.36 215.41 124.26 212.100 215.37		
頁 17 下	212.99 341.2 300.37 263.12 245.25 263.13 263.8 215.40 263.11		
頁 18 上	109.10 245.2 299.4 288.15 (299.4 凡五件，餘三件皆無墨痕，288.15 凡四件，餘二件亦僅留墨痕)		
頁 18 下	250.27 124.22 (250.30 300.36 263.10 212.102 345.24 212.103 無字)		
第十一冊			
頁 18 下	218.14 333.13 341.6 341.3		
頁 19 上	245.4 218.66 218.63 228.28 333.14 300.44 218.64 300.54		
頁 19 下	300.42 218.65 300.52 242.50 219.64 300.43 228.27 219.61		
頁 20 上	242.40 242.41 245.5 300.46 300.41 300.51 242.47 300.49 300.50		
頁 20 下	242.43 300.45 300.40 242.44 300.53 300.38 300.39 219.67 219.66		
頁 21 上	242.45 300.47 300.48 (314.7 245.3 219.63 228.34 245.5 242.42 219.65 242.52 242.49 218.67 219.62 242.46 242.48 242.51 無字)		
第十二冊			
頁 21 上	263.15 91.1		
頁 21 下	387.32 341.20 252.1 200.9 323.6 234.44 236.45 219.1 125.34 20.9		
頁 22 上	179.3 530.9 (剛卯) 353.1 219.54 219.52 219.58		
頁 22 下	219.53 (214.55 219.56 219.59 219.60 219.57 無字) 215.42 215.45 215.52 (215.46 215.49 215.56 215.48 215.51 215.53 215.50 215.54 215.47 215.43 無字)		
頁 23 上	215.55 (215.39 248.19 249.27 125.33 146.27 199.5 242.1 299.10 146.91 無字)		
第十三冊			
頁 23 上	241.47 243.54 228.31 241.46 243.48		
頁 23 下	243.47 243.50 239.137 243.49 239.147 239.139 239.140 248.40 241.49		
頁 24 上	239.135 239.146 239.142 239.141 248.33 239.138 239.145 243.57 243.58 243.59 243.60 243.61 (228.25 248.35 241.48 248.34 239.149 248.39 243.46 243.56 無字)		
頁 24 下	(239.148 218.84 236.46 236.47 236.48 236.49 239.150 239.151 239.152 239.153 239.154 239.155 239.143 239.144 243.53 248.32 248.37 218.85 243.52 239.134 218.86 239.136 243.51 241.50 248.36 243.55 218.83 248.38 無字)		
第十四冊			
頁 24 下	10.9 12.3 (竹簡，字跡不可辨) 126.12 13.8 5.3 10.1		
頁 25 上	126.41 332.10 332.23 12.2 179.5 332.9 183.3		
頁 25 下	36.20 12.1		
頁 26 上	12.4 (竹簡無字) 263.14 36.1 12.1		

(2) 北大河 Pei-ta-ho 出土木簡釋文稿冊

稿本形式和前者完全相同。封面有毛筆書英文字 Pei-ta-ho，內容僅一頁，記錄 86-11、86-12、354-4 三簡釋文。Pei-ta-ho 即北大河。簡號之包號和件號之間用「-」。據前文所提到的各人釋文草目，可知此冊釋文為向達所作，但抄寫者從筆跡看應是馬衡。

(3) 阿敵克擦可汗 Ottik tsaghan 出土木簡釋文稿冊

稿本形式和前者完全相同。封面有毛筆書英文字 Ottik tsaghan，內容僅一頁，記錄 345-1、345-2、345-3、345-4、345-5 五簡釋文。據筆跡和後文將提到的釋文簽（釋文簽包裝紙上所書 Ottik tsaghan 譯名為阿敵克擦可汗），可知這五簡應由馬衡所釋和所抄。

(4) 舊屯子 Chiu-tun-tze (Shuang-ch'eng-tze 雙城子) 出土木簡釋文稿冊

稿本形式和前者完全相同。封面有毛筆書英文字「Chiu-tun-tze (Shuang-ch'eng-tze 雙城子)」，雙城子以鉛筆書寫。內容僅一頁，記錄 547-1 一簡釋文。據筆跡可知這一簡為馬衡所抄。

(5) 大灣 Taralingin durbeljin 出土木簡釋文稿冊

稿本形式和前者完全相同。封面有毛筆書寫英文字「Taralingin durbeljin」。這一冊有以阿拉伯數字編號 1 至 723 號共七十五頁的釋文。本冊筆跡和以上 (2) 至 (4) 冊完全相同，毛筆楷書釋文無論大小字都極其工整，一絲不苟，從頭到尾不見任何朱或墨筆塗改或校改痕跡。簡號於包號與件號之間一律用「-」，這和 (2) 至 (4) 冊也一致。因為史語所藏有不少勞、余、賀、向、馬的書信或文件，他們的筆跡各具特色，不難辨認。以上 (3) 至 (5) 冊全由馬衡所抄，一無問題，而據前文提到的各人釋文草目（草目稱 Taralingin durbeljin 為塔拉林金都魯班井），可知這一部分釋文是由馬衡所作。

我抄錄了這一冊全部的簡號，太多，暫且略去。以下選錄他所作的釋文三則，以證明那時以肉眼所見到的木簡字跡清晰度超過《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居延漢簡甲編》或《居延漢簡甲乙編》刊佈的圖版，因而也避免了後來所刊釋文反覆出現的錯誤：

(I) 本冊流水編號 255 簡 512-35

元鳳五年盡本始元年九月以來秦 (簡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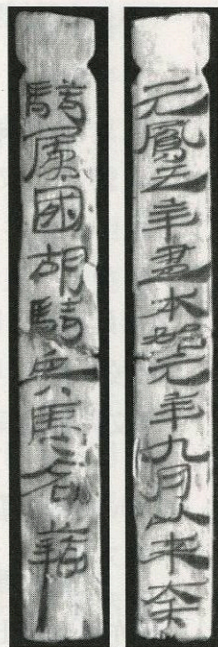
騎屬國胡騎兵馬名籍 (簡背)

按：《甲乙編》釋文作：

元鳳五年盡本始元年九月以來奈□ (512.35A 甲 2112B)

□屬國胡騎兵馬名籍 (512.35B 甲 2112A)

照《甲乙編》所釋，正背面頭尾有闕字。因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僅錄 A 面圖版，《居延漢簡·考釋之部》釋文也僅釋了一面（葉八十，釋文同《甲乙編》，唯沒有加表示缺字的□），而《甲乙編》兩面圖版又極為模糊，《居延漢簡釋文合校》釋文完全跟從《甲乙編》。我原來也從《甲乙編》，以為「秦」字後有闕文，「屬國胡騎」四字之前也有闕文。¹⁹後查核史語所藏原簡及紅外線照片（圖七），發現木牴其實完整，字跡清晰，並無闕文，又「奈」即「秦」字，馬衡釋文完全正確。可見當年據原簡，不必借助紅外線，也能清楚辨識。



圖七：簡 512.35A (右)、
簡 512.35B (左)

(II) 本冊編號 449 簡 506-14

□九人= 百七十□

白 目始建國三年八月廿八日定 (?) 作簿柱 (下缺)

□二人= 百三□

《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缺本簡圖版，《甲乙編》圖版極不清。《居延漢簡合校》只能從《甲乙編》，釋文皆作：「百目 始建國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定作簿柱□□許□」。一九九一、二年時史語所漢簡整理小組利用紅外線檢查原簡，曾改訂釋文如下：²⁰

廩九人= 百七十〔五〕

白 目始建國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定作簿柱

廩二人= 百三□

和馬衡釋文相較，利用紅外線所能看清的，不過多一「廩」字而已，另一「五」字不能確辨，又勾識符號已看不出來。

¹⁹ 邢義田，〈秦胡小議〉，《中國史新論——傅樂成教授紀念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 151。

²⁰ 史語所漢簡整理小組（邢義田執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居延漢簡整理工作簡報〉，收入大庭脩編，《漢簡研究的現況與展望》（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1993），頁 115。

(III) 本冊編號 485 簡 506-10

韭三哇 葵七哇

城官中亭治園條

其故多過條者勿減 (簡面)

蔥二哇 凡十二哇

界亭

(簡背)

《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缺本簡圖版，《甲乙編》圖版見甲一五〇。《居延漢簡釋文合校》釋文「蔥二哇」作「蔥三哇」，誤。馬衡所作釋文正確，和我們用紅外線所訂釋文完全相同。^{②①}

(6) 黑城或亦集乃 Khara Khoto 出土木簡釋文稿冊

在港大馮平山圖書館歸入「校閱漢簡記錄」的牛皮紙袋裡，另有以毛筆所書，蒙元亦集乃城出土各式蒙、漢文件的釋文稿二十頁。蒙文文書除錄蒙古字，其旁並有漢譯。漢文文書內容包括真書千字文、文契、至元通行寶鈔、蒙元聖旨殘件、行政文書（土地、課稅……）殘件釋文等。因我不通蒙文，未抄錄內容。^{②②} 這些釋文筆跡像是向達的，但聽說向先生並不通蒙文，作者到底是誰，待考。

(二) 釋文簽

以前見過曬藍本釋文簿冊，以為最早的釋文都是抄錄在簿冊上。《居延漢簡甲乙編》編輯說明提到釋文簽，一直不了解何謂「釋文簽」。這回在港大親見，才知釋文簽是指長條狀 27.3 × 8 公分的紙質卡片，其上兩面書有釋文、注記或描繪有簡牘外形。卡片採直式書寫，一面右上角有鉛印「登記號」，左上角印「漢簡釋文」，左下角印「西北科學考查團」，背面右上鉛印「釋文」二字，左下角印「團員貝格滿採集」。釋文和注記寫在簽兩面中央的空白處（圖八）。據港大馮平山圖書館整理者張慕貞統計，釋文簽共有 3220 片。另有注明「不印」，自 Ulan durbeljin 出土件之釋文簽 1024 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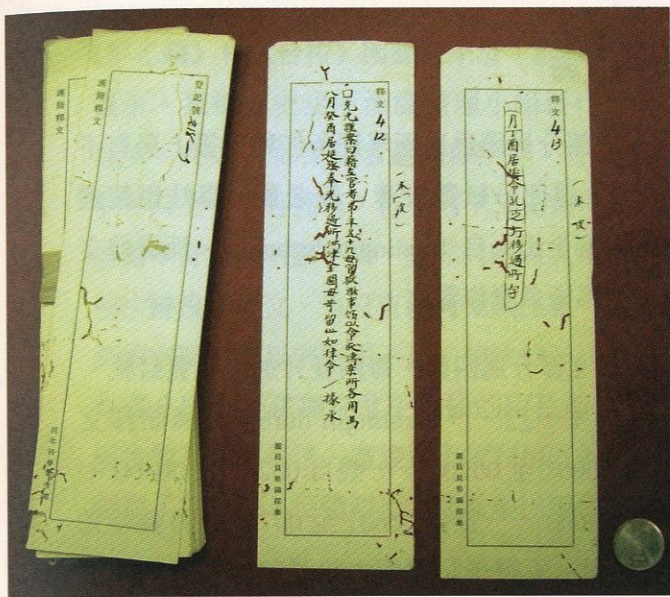
我仔細觀察這些釋文簽，發現釋文簽的印刷和紙質厚薄有明顯不同的兩批。紙質較薄，顏色較老舊的都是馬衡親筆所寫。可見馬衡最早作釋文時，即曾利用紙簽。紙

^{②①} 邢義田，〈讀居延漢簡札記〉，收入簡牘學會編，《勞貞一先生九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蘭臺出版社，1997），頁 58。

^{②②} 一九九一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逸友等曾編著《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不知是否曾收錄向先生所釋的部分，待查。

簽比簿冊方便之處是一張紙簽只錄一簡的釋文，便於重新排序。我所見到的釋文簽完全以包爲序，各包之釋文簽又以件號爲序，不像釋文簿一頁抄上不相關聯的十餘簡釋文，要進一步整理時，查找極其不便。

後來賀、向、余、勞諸先生參加了釋文工作，廿四年一月第一次木簡整理會議上決定請馬衡擔任覆校，廿五年六月第四次會議又曾決議「補鈔卡片」，顯然就是請馬先生負責將各人互校過的



圖八：已遭蟲蛀的釋文簽（張慕貞提供）

釋文謄錄在釋文簽上。因此紙質較厚較新的釋文簽，除了少部分出自余遜和賀昌群，幾乎都是馬衡的筆跡。傅振倫在回憶中曾提到馬衡對每一條釋文都曾抄成卡片。²³卡片應就是釋文簽。

從第四次會議所訂的木簡出版步驟看，當時不但補抄卡片，還請馬衡、賀昌群和余遜負責編定釋文。馬衡所謄釋文簽，應是爲出版而準備。其中有注明「不印」者，應是沒有送印而留下來的。爲何不印？待考。一九三七年徐鴻寶和沈仲章搶救居延漢簡和西北科學考查團文件南下時，有四千八百餘張釋文簽尚在馬衡手上，賀昌群的釋文稿也完全留在自己的手中。因此馮平山圖書館檔案中完全不見賀先生的釋文稿冊。²⁴這些留在北京的釋文稿，後來都成爲《居延漢簡甲乙編》編輯時重要的參考。賀先生的釋文稿自題爲《漢簡釋文初稿》，線裝十二冊，另有三冊題爲《居延漢簡釋文》。²⁵二〇〇四年由賀先生女兒捐獻給北京國家圖書館，而於二〇〇五年刊印行世。

²³ 傅振倫，〈第一批居延漢簡的采集與整理始末記〉，頁28。

²⁴ 據史語所藏《傅斯年檔案》中的書信和其它文件可知，當時傅斯年和馬衡關係不睦。賀、向爲馬衡所薦，參加漢簡工作，和馬關係較近。傅斯年和胡適等企圖主導漢簡整理工作，馬、賀、向心存芥蒂，不少釋文稿留在自己手上。港大所藏「勞余馬向賀諸先生所看各地採集品件數草目」也明確提到賀昌群所閱 Mu durbeljin 出土簡的釋文簿在賀先生手中。包裝北大河出土簡釋文簽的封紙上甚至提到向達所釋北大河簡的稿本也在賀昌群處。從以後的書信看，傅斯年雖十分欣賞向達的學問，力圖延攬，但二人始終尊而不親。馬對傅的不滿也可由最近刊佈的馬衡日記見之。參施安昌、華寧釋注，《馬衡日記——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故宮》（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45-46，50-51；或《馬衡日記手稿》（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64-65，76-77。

²⁵ 這三冊據我考查實出自向達之手，並非賀昌群所作，詳見後文。

(1) 大灣 Taralingin durbeljin 出土簡釋文簽

我之所以能確認釋文簽有前後兩批，一部分是因為馬衡早期所作釋文簽上另有不同的編碼，這種方式的編碼後來未再使用。這部分紙質較薄，較老舊，蟲蛀也較嚴重，少數已攔腰蛀斷。其次，這批釋文簽內容全出土自 Taralingin durbeljin，而從前文提到的各人所作釋文草目可知，這部分是由馬衡負責作釋文。

港大馮平山圖書館整理時將這一部分釋文簽分為四疊，每兩疊外加上紙質封札。封札上注明「Taralingin durbeljin 漢簡釋文（一）」、「Taralingin durbeljin 漢簡釋文（二）」。第一札內有兩疊，一疊流水編號自 00001 至 00200，一疊自 00201 至 00400；第二札內也有兩疊，一疊編號自 00401 至 00600，一疊自 00601 至 00723。各疊釋文簽即依這些號碼，而不是照包號或簡號排列。所謂登記號即由包號和件號構成的簡號，在記登記號的同一面下端左右角各另有不同的編號數字，右角者以毛筆書寫，左角者以鉛筆，有些左角又無數字編碼。這些編碼的意義，不明。可能在早期整理時曾嘗試過不同的編序方式。

或許由於初作釋文，釋文中沒把握的字較多，只描繪了字形。我雖然抄錄了一些釋文，在這裡無法以電腦打字呈現，也無法較準確地重描出來，只能略去。以下舉一件不須另行電腦造字的釋文，用以比較馬衡和其他出版的釋文：

00003 登記號 506 之 18（簽右下角毛筆書 119，左下角鉛筆書 439）：

甲 甲 癸 癸 壬 壬 壬子春 辛 辛 庚
廿七日 建 (下缺)
寅 申 丑 未 子 午 □ □ □ □

在以上釋文旁有附注：「建平二年曆」。

勞榘《居延漢簡·考釋之部》第八十二葉釋文作：

甲 甲 癸 癸 壬 壬 壬子奉 辛 辛 庚
廿一日 建
寅 申 丑 未 □ □ 六日 □ □ □

《甲乙編》、《合校》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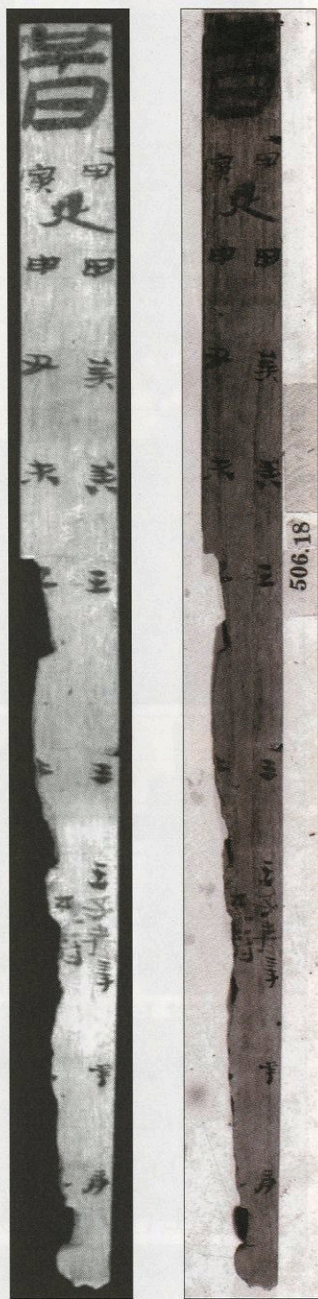
甲 甲 癸 癸 壬 壬 壬 □ □ 辛 辛 庚
廿七日 建 □
寅 申 丑 未 子 午 □ □ □ □ □ □

《甲乙編》和《合校》因圖版不清，都沒有釋「子春」或「子奉」二字，僅以「□□」表示。我檢查史語所漢簡整理小組製作的紅外線照片，「子春」二字很清楚（圖九.1、九.2）。如果細看這兩種照片，在「子春」左側應還有墨色較淡的「□符」等字。符上一字有殘筆，符字則十分完整可辨，「子春□符」四字墨色都較淡，筆跡和曆譜本身字跡明顯不同，應非同時同人所書。當初馬衡對這些字跡沒作釋文，也沒有任何相關注記，似乎是因為這些較淡的字跡當時以肉眼看不見。據沈仲章回憶，馬衡等人最初作釋文時，是依據在北平拍攝的照片而非原簡。²⁶ 那時的照片效果或不甚佳，應該也不曾利用紅外線；後來在香港拍照用了紅外線，反體照片上才呈現出那些墨色較淡的字跡。

（2）博羅松治 Boro Tsonch 出土簡釋文簽

這包釋文簽外包有原來的封札紙，外書「Boro Tsonch 釋文簽 363-473 號以內者」。從前述草目可知，這一部分應由向達所釋。所有的釋文簽大致以包號為序，茲將各登記包號下的張數抄錄如下：

登記包號	釋文簽張數	備 註
363	1	
368	4	
371	7	（原注：木皮）
377	1	
395	1	
398	1	
401	7	
405	1	
408	5	
410	2	
412	7	
413	9	
414	4	
420	4	
421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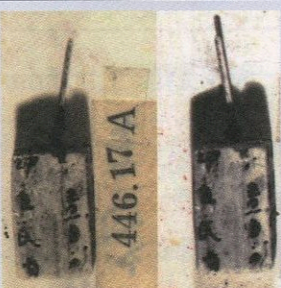










圖九.1：紅外照 圖九.2：反體照

²⁶ 沈仲章口述，霍偉記錄，胡繡楓整理，〈搶救“居延漢簡”歷險記〉，頁34。

登記包號	釋文簽張數	備註
427	2	
428	7	
430	4	
435	15	(原注：木皮)
437	13	(原注：木皮)
443	5	(原注：木皮)
445	3	
446	8	(原注：一剛卯 三木皮)
451	3	
454	20	(原注：木皮)
455	15	(原注：木皮)
456	4	
473	3	(原注：木皮)
472	6	(原注：木皮)
469	1	
465	4	
464	4	
462	3	
461	1	(原注：木皮)
460	1	
459	7	(原注：木皮)
458	3	(原注：木皮)
457	14	
圖書館統計	222	

這一包裡值得注意的是木質剛卯一件（簡號 446.17）。在釋文簽上不但有釋文，也描繪了剛卯之形，並注：「上面插一小木籤四面有字每面二行」。這一剛卯原件藏史語所，但其上小木籤現在已失去。剛卯形體極小，長寬厚不過 $1.2 \times 0.6 \times 0.78$ 公分，字跡已嚴重褪色，以紅外線也難以辨識。反體照片上小木籤仍在，和釋文簽描繪的相同。另外出土的木質剛卯有 371.1（ $1.3 \times 0.7 \times 0.77$ 公分）和 530.9（ $1.3 \times 0.7 \times 0.76$ 公分）兩件，共三件目前都藏於史語所（圖十）。371.1 這一件木方中心有孔，有繩貫穿上下，保存情況良好，字跡尚大致可見。530.9 字跡幾已無法用肉眼看見，紅外線照片尚能顯示若干。勞榘曾以 371.1 和 530.9 兩件為據，考證漢代剛卯之制。²⁷ 在《漢簡釋文初稿》所收應屬向達所作《居延漢簡釋文》第二冊頁 1289，賀昌群曾以整

²⁷ 勞榘，《居延漢簡·考釋之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頁 10-11。在烏蘭兜倍爾近釋文簿第四冊中，勞先生在校訂余遜釋文時，也曾作了 530.9 剛卯的釋文，見該簿二十二葉上天頭朱批，並注明「簡四方上下有穿，四面各有字兩行，每行四字均已剝蝕。」

	A 面	B 面	C 面	D 面
371.1 原狀				
反體照片				
446.17 原狀				
反體照片				
530.9 原狀				
反體照片				

圖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居延出土剛卯三件

頁篇幅長篇考證剛卯，後署「廿五年八月廿六日昌群記」。同書 1290 頁有「446 之 17」剛卯釋文，天頭有細字考證。此處釋文和我在港大所見 446.17 釋文簽上的釋文、外觀描摹完全相同，連釋不出而描繪的字形都一樣。可以證明這一部分釋文稿正如草目所說是由「向先生看，馬、賀先生校」，賀先生的剛卯考證是校讀時加上的。

(3) 布肯托尼 Bukhan torej 出土簡釋文簽

這包釋文簽外包有原來的封札紙，外書「Bukhan torej 釋文簽 25-532 號以內者」。依前述草目可知，這一部分應由向達所釋，所抄。所有的釋文簽大致以包號為序，茲將各登記包號下的張數抄錄如下：

登記包號	釋文簽張數	備 註
25	15	
60	4	
81	9	
83	5	
96	4	
147	12	原注：木皮
150	2	原注：木皮
155	13	
163	19	
170	7	
181	14	
230	14	
233	38	
235	11	
240	20	
290	11	
305	10	
351	10	原注：木皮
532	2	
圖書館統計	220	

我抄錄了這一包釋文簽的 81.10 簡釋文。比對後，發現和賀昌群《漢簡釋文初稿》中《居延漢簡釋文》第一冊（頁 1136）中所見到的完全一樣。釋文簽登記號 81-10 釋文如下：

建平三年二月壬子朔丙辰都鄉嗇夫長敢言之（下缺）

同功戶籍臧鄉名籍如牒毋官獄徵事當得□□（下缺）

《居延漢簡釋文》第一冊頁 1136 所描摹這一簡的字形和釋文，和簽上所見完全相同。而《居延漢簡釋文》三冊的筆跡，除了天頭上以「昌群按」開頭的按語和若干在釋文旁所作的釋文校訂出自賀昌群，完全是向達的。這三冊和由賀昌群自己所寫的《漢簡釋文初稿》十二冊，可以清清楚楚地區別。

那麼，向達的《居延漢簡釋文》三冊為何會在賀昌群手中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前引「勞余馬向賀諸先生所看各地採集品件數草目」，清楚記載 Bukhan torej, Pei-tun-tze, Tsaghan tsonch, Pei-ta-ho, Boro tsonch, Tsonchein ama, Khara Khoto 出土品是由「向先生看，馬、賀先生校」。《居延漢簡釋文》三冊的內容正是上述遺址出土的簡。因為交由馬衡和賀昌群校訂，這三冊才會到了賀昌群手上，三冊的天頭才會出現「昌群按」的按語和賀先生對釋文的校訂筆跡。草目中記載 Mu durbeljin 出土品由「賀先生看」，《漢簡釋文初稿》十二冊釋文各冊開始多清楚載明就是出自 Mu durbeljin。可見草目所記完全正確。

換言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編輯室在《漢簡釋文初稿》的出版說明中將《漢簡釋文初稿》十二冊和《居延漢簡釋文》三冊都當成是賀昌群之作，應是不明白上述「看、校」分工和沒注意這兩大部分筆跡不同而一時失察。

（4）宗間阿瑪 Tsonchein ama 出土簡釋文簽

這包釋文簽包有原來的封札紙，外以毛筆書「Tsonchein ama 釋文簽 169-561 號以內者」。依前述草目和筆跡可知，這一部分應由向達所釋，馬衡所抄。所有的釋文簽大致以包號為序，茲將各登記包號下的張數抄錄如下：

登記包號	釋文簽張數	備 註
169	10	
211	3	
418	1	
448	4	
561	14	
圖書館統計	32	

(5) 黑城或亦集乃 Khara Khoto 出土簡釋文簽

這包釋文簽包有原來的封札紙，外以毛筆書「Khara Khoto 釋文簽 94-574 號以內者」。依前述草目和筆跡可知，這一部分應由向達所釋，所抄。所有的釋文簽大致以包號為序，茲將各登記包號下的張數抄錄如右（附表一）：

這一部分所釋內容和前文提到漢蒙文書釋文稿二十頁重覆，字跡相同，可見都由向達所釋，所抄。

〔附表一〕

登記包號	釋文簽張數
94	2
152	2
153	1
489	3
567	1
568	1
574	1
圖書館統計	11

(6) 地灣烽臺 Watchtower 1 li n. of Ulan durbeljin 出土簡釋文簽

這包釋文簽包有原來的封札紙，外以毛筆書「Watchtower 1 li n. of Ulan durbeljin 釋文簽 1-200 號以內者」。依前述草目和筆跡可知，這一部分應由余遜和勞榘所釋，而由馬衡抄謄。所有的釋文簽大致以包號為別，但包號並無順序。茲將各登記包號下的張數抄錄如左下（附表二）：

〔附表二〕

登記包號	釋文簽張數
15	23
22	3
29	15
32	21
37	51
43	24
50	26
51	20
62	44
75	28
77	58
119	49
121	29
140	24
171	14
圖書館統計	429

釋文簽上除了登記號，在釋文二字另有以兩個數字編成的號碼，我懷疑是簡包存放櫃屨的編號。不過，這一點仍待確定。

這個紙包內的釋文簽其實比較複雜，有些包有其他的原包裝紙，有些經圖書館整理後改裝，有些還處於較散亂的狀態。例如圖書館員另用紙將木皮 232 張紮為一札，其內各簽之側都標有「木皮」二字。其登記號及張數如右下（附表三）：

〔附表三〕

登記包號	釋文簽張數
212	76
218	64
241	29
243	36
288	27
總計	232

此外，還有圖書館整理時將有登記號和無登記號之釋文箋，另有原包裝紙之箋，合在一起統計的部分（附表四）：

〔附表四〕

登記包號	釋文箋張數	備 註
334	23	
340	40	
	5	無登記號，釋文皆極殘之殘字
530	7	
204	7	
526	1	
529	3	
345	4	另有黃紙包裝，外書「阿敵克擦可汗釋文箋一至四」：345.1, 345.2, 345.3, 345.4, 345.5, 其中 345.2、3 綴合，注明：345 之 4 此為上一簡 345 之 2, 345 之 3 之下載而中缺。
547	1	另有黃紙包裝，外書「雙城子釋文箋一頁」，按即簡 547.1 之釋文。
86	2	另有黃紙包裝，外書「北大河釋文箋一至三（為向先生看者，稿本在賀先生處）」。
354	1	同上，按即：86.11, 86.12, 354.4 三簡釋文箋。
圖書館統計	123	按：加上散箋 29 張，共 123 張。

另有散箋 29 張，或無號，或為 334、340 等號之釋文箋，不知為何出現這樣的情形。

（7）地灣 Ulan durbeljin 出土簡釋文箋（不印之件）

這一部分在原包裝紙上書有毛筆所書第一至第三箱不印之件的標示。分列如下：

- （I）原包裝紙外書「第一箱不印之件 Ulan durbeljin 釋文箋 1-100 號以內者」（1-100 號又被墨筆劃去）。其中簡號起自 5.8，終至 177.21。可能因為實際超過 100 號，封面號數因而塗去。茲列登記包號和釋文箋張數如下頁（附表五）：
- （II）原包裝紙外書「第二箱不印之件（甲）Ulan durbeljin 釋文箋」。登記號從 179.1 至 245.25。圖書館對這一包未作分札處理和統計，以下統計為我所作，和圖書館的總計數字小有出入。（見下頁，附表六）

這一部分釋文箋從字跡看應為余遜所書，其中偶有以朱筆修改者，如 199.2。

〔附表五〕

登記包號	釋文簽張數
5	4
7	14
10	2
11	11
13	1
14	8
20	3
31	12
36	4
41	10
53	6
54	12
65	8
74	5
80	15
87	8
97	4
100	22
109	8
116	29
117	18
118	10
124	19
125	11
126	16
131	45
134	1
141	8
146	50
177	2
圖書館統計	366

〔附表六〕

登記包號	釋文簽張數	備 註
179	2	
183	5	
199	10	
200	3	
207	1	
213	25	
215	32	
219	32	
221	20	
226	16	
228	17	
232	16	
236	28	
237	36	
239	94	
242	33	
245	14	
圖書館統計	388	我的統計：384

(III) 原包裝紙外書「第二箱不印之件(乙) Ulan durbeljin 釋文簽」。登記號起自 246.7，至 343.2。圖書館對這一部分未作進一步分札和統計。其號和件數如下頁(附表七)。

我曾比對釋文簽和余、勞曬藍本，可以確定釋文簽應作於釋文簿之後，而且是據余、勞互校後的釋文簿而抄錄。由於釋文中有許多為字形描摹，這裡以電腦打字，難以呈現，就不舉例子了。

(IV) 原包裝紙外書「第三箱不印之件 Ulan durbeljin 釋文簽」。登記號起自 346.2，至 586.8。其號和件數如下頁(附表八)。

〔附表七〕

登記包號	釋文簽張數	備註
246	54	
248	16	
249	16	
250	14	
253	6	
255	3	
263	11	
268	25	
269	1	
274	17	
280	4	
284	12	
299	20	
300	40	
306	8	
314	13	
322	3	
323	11	
324	14	
332	3	
333	4	
335	29	
336	13	
337	1	
339	17	
341	12	
343	1	
圖書館統計	370	我的統計：368

〔附表八〕

登記包號	釋文簽張數
346	22
349	18
350	42
387	3
403	9
407	9
433	20
535	3
536	11
537	11
538	1
539	4
540	5
541	1
542	5
554	2
558	2
559	4
560	1
562	5
564	4
565	7
584	2
585	6
586	6
圖書館統計	203

如果將以上釋文簽總計起來，不印之釋文簽有 1,321 件，其餘有 1,983 件，共計 3,304 件，這和圖書館的統計有出入。

不論如何，這三千餘件釋文簽是居延漢簡整理之初，最原始的一部分成果。如果釋文簽和釋文簿都能影印出版，和已刊行的賀昌群釋文稿以及後來陸續出版的幾種釋文核對，對提高這一批居延漢簡釋文的準確度將是極有幫助的事。尤其重要的是這些原始記錄中有包號，提供了較多出土地的消息。各包著錄的簡數（包括有字、無字和簡以外器物等），也透露了各出土地點出土品的數量，可和索馬斯特勒姆的《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著錄的簡數相核對。這有待進一步工作。

肆、結語：漢簡整理是中國近代初期學術研究的一場考驗

一九三〇年代是中國學術界受到西方衝擊，正在醞釀建立以西方為典型的近代學術研究的時刻。受到一波波西方探險家在中國西北地區調查和發掘文物的刺激，為了抵制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再一次組團前往西北調查的要求，不擅組織的中國學術界才在匆促間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歷史博物館、北京圖書館等十餘機構組成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迫使斯文·赫定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共同進行科學考察。²⁸一九三〇年當一萬餘枚的漢簡和其它文物被發現，並於一九三一年五月運到北平以後，如何進行科學性的整理和研究，一場真正的考驗才正式開始。

漢簡首由瑞典團員貝格曼發現，運到北平後的整理卻由中國學者負責。在這一場歷經數年的考驗裡，中國學者不能合作，缺乏工作紀律，沒有較富組織和系統化的一致程序和規格，卻困於人事紛爭的弱點暴露出來。第一，從一開始漢簡等古物應留在北平圖書館或移至北大國學門即有爭議。後來雖移到北大國學門，但由誰主導整理工作又是一場明爭暗鬥。綜合目前可考的文件，可以說向達、賀昌群、勞幹和余遜參加整理是幾方角力後妥協的結果。會議上雖有多達八人排了時間參加整理，實際只有四人到班。名義上雖由馬衡總其成，事實上馬與向、賀是一伙，勞、余是一伙。不論釋讀或校訂，兩伙人各自為政，甚至每人依出土地，各分若干包，工作時間不同，各幹各的。第二，尤其不可思議的是各人所作釋文稿或釋文籤，有些交出作統計或互校，有些卻一直留在私人手上。余、勞曾互校釋文，馬、賀曾校向達釋文，但賀自己的釋文似不見他人校過。據北大文學院秘書盧逮曾民國廿五年十一月二日致傅斯年函，馬衡曾要求將他作釋文的部分原簡由北大送到自己家中，為盧婉拒。馬憤而表示漢簡如因而延遲出版，他不負責云云。²⁹由此二端，不難窺見當時的工作紀律並不理想。第三，釋文稿體例雖大致相同，卻始終不能完全一致。即使是同一伙的向達和賀昌群就不一樣。例如向達《居延漢簡釋文》稿三冊記錄有每一件簡牘的長寬尺寸，其他的人都沒有。向達和賀昌群釋讀時，會先在釋文簿上以隸或草書描摹簡上字形，再接著以楷書錄一遍釋文；勞幹和余遜則或描字形，或僅以楷書錄釋文。其餘抄錄細節上的差異還有很多，這裡無法一一細述。

時局不安也嚴重影響到漢簡的整理和出版。在北平時，漢簡釋文和照片都沒有能真正最後定稿。因日軍攻陷北平，漢簡偷偷搶救南下。在香港安排照像和送上海製版，都是在極其倉促和混亂的情形下進行的。幸而其中有一套照片陸續寄到昆明。

²⁸ 關於西北科學考察團成立的背景和組織經過可參：邢玉林、林世田，《探險家斯文·赫定》（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頁212-225；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日本佛教大學尼雅遺址學術研究機構編，《中瑞西北科學考察檔案史料》（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6）。

²⁹ 傅斯年圖書館藏《傅斯年檔案》I：497，盧逮曾致傅斯年信原件。

勞幹在沒有原釋文稿，也無曬藍本的情形下，據反體照片重作釋文並以石印方式出版了第一部居延漢簡釋文和考證。其中艱苦，實非今人所能想像。

過去近二十年我有機會接觸到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關係漢簡初期整理的檔案，這次再有機會親見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所藏初期整理留下的工作記錄和成果，益發深信這萬餘木簡能有今天的命運，實在是許多人努力的結果。歷經時代和人事的考驗，原簡安然，相關文件也安在，真是蒼天保佑！

(2007.12.15 初稿～2008.5.25 完成)

後記：這次調查僅歷短短數天，因無法影印，也不可照像，以上所述是據抄錄的筆記，如有錯誤，應以原件為準。儘管如此，當我看見這批七、八十年前的檔案，心中有無比的興奮和感慨。原以為它們早已隨戰火消失，不料竟安然在人間。在此要再一次謝謝告知消息的丁瑞茂兄，公佈這項檔案和提供照片的張慕貞小姐，也要謝謝港大圖書館特藏部主任陳桂英女士。

附錄一：中西蒙文地名對照表（參《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頁291）

蒙文地名	西文拼音	中譯或中文地名	遺址編號
Attik tsaghan		阿德克察汗	A36
Boro tsonch		博羅松治	P9
Bukhan torj		布肯托尼	A22，包括 A21 和 P11
Chiu-tun-tze		舊屯子，雙城子的一個堡	A37
Moro tsonch		摩洛松治	A18
Mu durbeljin		破城子，木多都魯班井	A8，包括 A6 和 A7
Ottik tsaghan		阿敵克擦可汗	《甲乙編》未列
Pei-ta-ho		北大河	A42，包括 A41
Pei-tun-tze		白墩子	A29
Taralingin durbeljin		大灣，塔拉林金都魯班井	A35
Tsaghan tsonch		察汗松治	A2，包括 K676
Tsakhortej (Djackir)		查科爾帖（或譯察克和爾特）	A27
Tsonchein ama		宗間阿瑪	A1
Ulan durbeljin		地灣，烏蘭兜倍爾近	A33，包括 A32 和 A14
Vajin torej		瓦因托尼（或譯白音托賴、瓦因托萊）	A10

❖ 附記：《居延漢簡整理文件》之各文件在拚寫蒙文地名時，有不一致之處。本文為存真，照抄，未作統一。

附錄二：馮平山圖書館 特 796.7/10《居延漢簡整理文件》清點簡目（張慕貞小姐提供）

左上：現金出納簿 3 本			右上：紀錄簿 7 本 + 紙皮袋 4 個		
第一層 *			<p>1. Ulan durbeljin 烏蘭兜倍爾近 第一冊 77 葉</p> <p>2. Ulan durbeljin 烏蘭兜倍爾近 第二冊 126 葉</p> <p>3. Ulan durbeljin 烏蘭兜倍爾近 第三/四冊 21+26 葉</p> <p>4. Pei-ta-ho 1 葉</p> <p>5. Ottik tsaghan 1 葉</p> <p>6. Chiu-tun-tze (Shuang-ch'eng-tze) 雙城子 1 葉</p> <p>7. Taralingin durbeljin 不註葉次〔75 葉〕</p> <p>紙皮袋 4 個</p> <p>a. 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專用緘封〔22.3 × 30 cm〕</p> <p>內有 Exercise Book 單行簿 1 本 11 葉 + 4 白葉</p> <p>又夾字條一紙“商務印書館平版廠存物”</p> <p>研究院文史部用箋 4 葉</p> <p>西北科學考查團藁紙 4 葉</p> <p>b. 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專用緘封〔24.5 × 33 cm〕</p> <p>Collections of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to be taken to Sweden for Study〔24 pages〕</p> <p>注意：讀者只可用影印本</p> <p>c. 校閱漢簡記錄〔29 × 37.5 cm〕</p> <p>記錄簿壹本〔22.8 × 26.6 cm〕7 葉 + 4 白葉</p> <p>散葉 a 至 o 共 15 份，共 58 葉</p> <p>d. 西北科學考察團及漢簡整理委員會會議記錄〔29 × 37.5 cm〕</p> <p>會議錄 1 本。7 葉 + 10 白葉，中有散頁 1 張。</p> <p>油印“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會議錄・第二至第六次全體理事大會紀錄”</p> <p>計 3 份 10 張〔約 30 × 41 cm〕</p>		
<p>A. 現金出納簿 西北科學考查團</p> <p>自民國二十年〔1931〕七月〔1 日〕起立</p> <p>附 3 張 現金結餘表，25 年 7-9 月，</p> <p>10-12 月，12 月底止</p> <p>共用 94 頁（兩面）〔25 × 35 cm〕</p> <p>B. 二十五年〔1936〕七月啓用 西北科學</p> <p>考查團〔7 月 1 日起至 26 年 3 月 1 日止〕</p> <p>共用 25 頁（兩面）〔25 × 35 cm〕</p> <p>C. 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 自民國十六年</p> <p>〔1927〕七月起立（至廿六年〔1937〕2</p> <p>月 1 日止）</p> <p>用紙 88 頁〔27 × 41 cm〕</p>			第二層 * 共 6 格 計合共 3220 張釋文簽		
I.	II.	III.	IV.	V.	VI.
Watchtower 1 li N. of Ulan durbeljin 釋文簽 1-200 號以內者 429 張	木皮 5 小札 232 張 部份繪有木皮之形狀〔未具名稱〕（無登記號）（木檢）等 123 片	Taralingin durbeljin 漢簡釋文〈一〉〈二〉紙條右上角印有編號 00001-00400 00401-00723	Boro tsonch 釋文簽 363-473 號以內者 223 片（包括木皮 98 片） Bukhen torej 釋文簽 25-532 號以內者 220 片（包括木皮 24 片） Tsonchein ama 釋文簽 169-561 號以內者 32 片 Khara khoto 釋文簽 94-574 號以內者 11 片	第二箱不印之件（甲） Ulan durbeljin 釋文簽 388 張（乙）370 張	第一箱不印之件 Ulan durbeljin 釋文簽 266 張 Ulan durbeljin 釋文簽 第三箱不印之件 203 片

*〔筆者按：第一、二層是指圖書館保存盒內分上下兩層，上層文件又另盛於一盒中〕